

元倉子

全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0082
冊數	1 (1)
函號	311 249

311-2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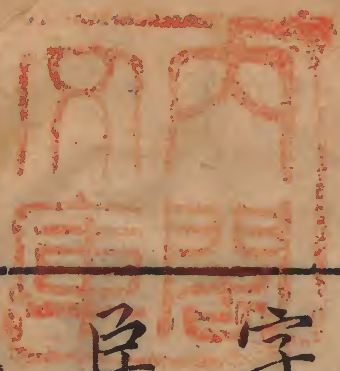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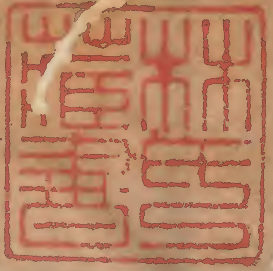


亢倉子序

淺草文庫

亢倉子書九篇每篇皆貫以道
字夫道亦何所不用之無論君
臣兵農之間斯須不能離道即
最盜姦頑亦未嘗不倒用是道
而克濟也世人不知道術而謀

亢倉子序



以文字語言譏評徃德孰似真
則是之孰似偽則非之孰近於
漢魏孰出於先秦嗚呼文章果
可以隻字片言湯評今古哉古
人為道立言非以言支道第以
道論則其語愈畧其旨彌超其

氣愈近其趣彌遠人有出處道
還一致書有多家意原合轍如
谿山雖異雲月自同松筠固殊
風煙何別讀是書者唯玩其果
當于道與否不可以其同而疑
之以其異而嚮之也

成都楊慎撰

亢倉子目錄

周庚桑楚撰

明

楊慎評註

張懋宗校梓

全道篇第一

用道篇第二

政道篇第三

君道篇第四

臣道篇第五

賢道篇第六

訓道篇第七

農道篇第八

兵道篇第九

亢倉子目錄終

亢倉子

全道篇第一

為人所異即
是下亂本聖
為人識即與
不知如往異
色有不釋為
是故也

一部玄言與
義此句攝盡

杓者為人
用也

亢倉子居羽山之顏三年俗無疵癘而仍穀熟其俗
竊相謂曰亢倉子之始來吾鮮然異之今吾日計之
不足歲計之有餘其或聖者耶盍相與尸而祝之社
而稷之乎亢倉子聞之色有不釋其徒麤啜從而啓
之亢倉子曰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而百姓猖狂
不知其所如往今以羽俗父子竊竊焉將俎豆予我
其杓之人邪吾是以不釋於老聃之言麤啜曰不者

亢倉子

鸞引堯舜
為難不知堯
舜已為亂首

夫尋常之汗巨魚無所還其體而鯢鱠為之制步仞
之丘巨獸無所隱其軀而夔狐為之祥且也尊賢事
能嚮善就利自堯舜以固然而况羽俗乎先生其聽
矣亢倉子曰。禧來夫二子者知乎。函車之獸介而離
山罔罟制之。吞舟之魚蕩而失水。螻蟻苦之。故鳥獸
居欲其高。魚鼈居欲其深。夫全其形生之人。其身
也亦不厭深。眇而已。吾語若大亂之本。禴乎堯
間其終存乎千代之後。必有人與相食者矣。言未
南子榮之。樗色蹇然。膝席曰。樗年運而長矣。將奚以

無思無慮時
節便是溪叟

萬物備于我
故我為萬物
之靈我者性
也物是性具
遺性則認已
為物而備物
之已也

託業以事斯言。亢倉子曰。全汝形。抱汝生。无使汝思
慮營營。若此。緒年或可以及。此言雖然。吾才小不足
以化子。子胡不南謁吾師。聃亢倉子既謝榮之。樗不
釋羽俗。而龍見乎天下。水之性清。土者滑之。故不得
清人之性。壽物者滑之。故不得壽物也。者所以養性
也。今世之惑者。多以性養物。則不知輕重也。是故聖
人之於聲色滋味也。利於性則取之。害於性則捐之。
此全性之道也。萬人操弓。共射一招。招無不中。萬物
章章。以害一生。生無不傷。故聖人之制萬物也。全其

天也。天全則神全矣。神全之人。不慮而通。不謀而當。精照无外。志凝宇宙。德若天地。然上爲天子而不驕。下爲匹夫而不愠。此之謂全道之人。心平正。不爲外物所誘。曰清。清而能久則明。明而能久則虛。虛則道全而居之。秦佚死。亢倉子哭之。其役曰。天下皆死。先生何哭爲也。亢倉子曰。天下皆哭。安得不哭。其役曰。哭者必哀。而先生未始哀。何也。亢倉子曰。舉天之下。吾无與樂。安所取哀。蛻地之謂水。蛻水之謂氣。蛻氣之謂虛。蛻虛之謂道。虛者道之體。靖者道之地。理者

道之綱。識者道之目。道所以保神。德所以宏量。禮所以齊儀。物所以養體。好質白之物者。以黑爲汚。好質黑之物者。以白爲汚。吾又安知天下之正潔汚哉。由是不主物之潔汚者矣。夫瞽視者。以黈爲赤。以蒼爲玄。吾乃今所謂皁白。安知識者不以爲賴黃。吾又安知天下之正色哉。由是不遁物之色矣。夫好貨甚者。不見他物之可好。好馬甚者。不見他物之可好。好書甚者。不見他物之可好。吾又安知天下之果可好者。果可惡者哉。由是不見物之可以保戀矣。无能滑吾

廢心則視聽
不生用形則
耳目不滅不
滅不生惟有
道者能之

夫視無視猶
耳視也聽無
聽即目聽也
物我兩忘故
能視聽互用
不足怪也

游魂游鬼不
足知此理惟
自知之真知
始能知之自
知者性知也

真矣。陳懷君柳使其大夫禱行聘於魯。叔孫卿私曰：吾國有聖人，若知之乎？陳大夫曰：奚以果明其聖？叔孫卿曰：能廢心而用形。陳大夫曰：弊邑則小，亦有聖人，異於所聞。曰：聖人謂誰？陳大夫曰：有亢倉子者，偏得老聃之道，其能用耳視目聽。定公聞而異焉，使叔孫氏報聘，且致亢倉子。待以上卿之禮。亢倉子至，賓于亞寢。魯公卑辭以問之。亢倉子曰：吾能視聽不用耳目，非能易耳目之所用。告者過也。公曰：孰如是？寡人增異矣。其道若何？寡人果願聞之。亢倉子曰：我體

合於心，心合於氣，氣合於神，神合於無。其有介然之有，唯然之音，雖遠際八荒之表，邇在眉睫之內，來于我者，吾必盡知之。乃不知為是我七竅手足之所覺。六腑五臟，心慮之所知其自知而已矣。

用道篇第二

天不可信，地不可信，人不可信，心不可信，惟道可信。賢士秀士豈知哉？昔者桀信天，與其禮四海已不勤於道，天奪其國；以授殷紂，亦信天，與其禮四海已不龔於道，天奪其國；以授周。今夫惰農信地，實生百穀。

不。力。於。其。道。地。竊。其。果。稼。而。荒。翳。之。齊。后。信。人。之。性。
酌。讓。不。明。於。其。道。舉。全。境。以。付。人。人。實。鴟。義。而。有。其。
國。凡。人。不。修。其。道。隨。其。心。而。師。之。營。欲。茂。滋。災。疾。朋。
豐。戕。身。損。壽。心。斯。害。之。矣。故。曰。惟。道。可。信。天。地。非。道。
不。能。悠。久。蒼。生。非。賢。不。能。靖。順。庶。政。非。才。不。能。和。理。
夫。用。道。之。人。不。露。其。用。福。滋。萬。物。功。歸。无。有。神。融。業。
茂。靈。慶。悠。長。知。而。辨。之。謂。之。識。知。而。不。辨。謂。之。道。識。
以。理。人。道。以。安。人。夫。雞。辰。而。作。負。日。任。勞。流。汗。灑。地。
夜。分。僅。息。農。夫。之。道。也。俯。拾。仰。取。銳。意。錐。撮。力。思。搏。

精。希。求。利。潤。賈。豎。之。道。也。嚙。氣。谷。神。宰。思。損。慮。超。遙。
輕。舉。日。精。鍊。仙。高。士。之。道。也。剽。情。端。想。畢。志。所。事。倫。
揆。忘。寢。謀。效。位。司。人。臣。之。道。也。清。心。省。念。察。驗。近。習。
務。求。賢。良。以。安。萬。姓。人。主。之。道。也。若。由。是。類。之。各。順。
序。其。志。度。不。替。塞。其。業。履。是。謂。天。下。有。道。導。筋。骨。則。
形。全。剪。情。欲。則。神。全。靖。言。語。則。福。全。克。保。三。全。是。謂。
清。賢。道。德。順。則。鬼。神。助。信。義。敦。則。君。子。合。禮。義。備。則。
小。人。懷。有。識。者。自。是。無。識。者。亦。自。是。有。道。者。靜。默。闇。
鈍。者。亦。靜。默。物。固。有。似。是。而。非。似。非。而。是。先。號。後。笑。

智者性好動
故難有道者
性能靜故易
神通而用自
不露

始吉終凶。身可親而才不可親。才可敬而身不堪敬。敬甚則不親。親甚則不敬。親之而疎。疎之而親。恩甚則怨生。愛多則憎至。有以速為貴。有以緩為貴。有以直為貴。有以曲為貴。百事之宜。其由甚微。不可不知。是故智者難之。靜則神通。窮則意通。貴則語通。富則身通。理勢然也。同道者相愛。同藝者相嫉。同與者相愛。同取者相嫉。同病者相愛。同壯者相嫉。人情自然也。多才而好謙。貧賤而不諂。處勞而不為辱。富貴而恭勤。可謂有德者也。

政道篇第三

勤明二字是
一篇頭腦明
則已欲去而
人欲遂勤則
靖人得而刑
賞中刑賞中
人欲遂而天
之四時寒暑
正矣

人无法以知天。以四時寒暑日月星辰之所行。知天。若四時寒暑日月星辰之所行。當則諸生血氣之類。皆得其處而安其產矣。人臣亦無法以知主。以主之賞罰爵祿之所加。知主。若主之賞罰爵祿之所加。安則親疎遠近賢不肖皆盡其才力。而以為用矣。信全則天下安。信失則天下危。夫百姓勤勞財物殫盡。則爭害之心生。而不相信矣。人不相信。由政之不平也。政之不平。吏之臯也。吏之有臯。刑罰不齊也。刑罰不

齊主不勤明也。夫主勤明則刑賞一。刑賞一則吏奉法。吏奉法則政下宣。政下宣則人人得其所。而交相信矣。是知天下不相信者。由主不勤明也。亢倉子居息壤五年。靈王使祭公致篚帛與紉璐曰。余末小子。否德忝位。水旱不時。藉爲人君。何以禳之。亢倉子曰。水陰沴也。陰於國政。類刑人事。類私旱陽過也。陽於國政。類德人事。類盈楚以爲幾。遭水旱。天子宜正刑。修德。百官宜去私戒盈。則以類而消。百福日至矣。鄭有胡之封珪戎弓。異時失同於荆。荆曰。必得封珪戎

弓。不然。臨兵于汝。鄭君病之。駕見亢倉子曰。封珪戎弓。先君得之于胡。綿代功寶。傳章翼嗣。今荆恃大而曰。必得不然。臨兵國危矣。寡人欲以他封珪戎弓往。若之何。亢倉子曰。君其少安。今是楚亦有寶於此。飾楚之寶。以貫罪於君。楚所不能。君必致夫真。今荆以淺鮮之過。而負其威刑。車廷不直。以耗效與國。荆失諸侯。於是乎在。諸侯聞之。將警勸備。倫比勤明會同。上義固存。鄭其爲首。君姑待之。豈必非福。於是以胡珪戎弓往。未至郢。荆人聞之。曰。彼用聖人之訓辭。吾

夫人主用聖
人之言尚能
冷強敵而四
境安况用聖
人以仁天下
乎

焉取此。以暴不直於天下。而令諸侯實生心焉。遽反
其賂而益善焉。人之情。欲生而惡死。欲安而惡危。欲
榮而惡辱。天下之人。得其欲則樂。樂則安。不得其欲
則苦。苦則危。若人主放其欲。則百吏庶長具展其欲。
百吏庶長具展其欲。則天下之人。貧者竭其力。富者
竭其財。四人失其序。皆不得其欲矣。天下之人。不得
其欲。則相與提攜保抱。逋逃隱蔽。漂流楮采。以祈性
命。吏又從而捕之。是故不勝其危苦。因有群聚背叛
之心。生則國非其國也。勿貪戶口。百姓汝走。多壯城

池。百姓汝疲。賦歛不中。窮者日窮。刑罰且貳。匱者日
匱。科禁不行。國則以傾。官吏非才。則寬猛失所宜。與
百姓爭利。則狡詐之心生。所以百姓姦而難知。天下
難知。則上人疑。上人疑。則下益惑。下既惑。則官長勞。
官長勞。則賞不足。勸刑不能禁。易動而難靖。此由官
不得人故也。政術至。要力於審士。士有才行。比於一
鄉。委之鄉。才行比於一縣。委之縣。才行比於一州。委
之州。才行比於一國。委之國。政而後。廼能无伏士矣。
人有惡戾於鄉者。則誨之。不改。是爲惡戾於縣。則撻

之不改。是爲惡戾於國。則誅之。而後廼能无逆節矣。誠如是。舉天下之人。一一畏懷。無有干背諂慢之萌矣。此之謂靖人。凡爲天下之務。莫大求士。士之待求。莫善通政。通政之善。莫若靖人。靖人之才。蓋以文章考之。百無四五。以言論考之。十或一二。以神氣靖作態度考之。十全八九。是皆賢王慶代。明識裁擇。所能爾也。夫下王危世。以文章取士。則翦巧綺繼益至。而正雅素實益藏矣。以言論取士。則浮揆游飾益來。而蹇諤諍直益晦矣。以神氣靖作態度取士。則外正內

邪益尊。而清修明實益隱矣。若然者。賢愈到。政愈僻。令愈勤。人愈亂矣。夫天下至大器也。帝王至重位也。得士則靖。失士則亂。故人主勞於求賢。逸於任使。嗚呼。守國聚人者。其胡可以不事試於士乎。人情失宜。主所深恤。失宜之大。莫痛刑獄。夫明達之才。將欲聽訟。或誘之以詐。或脅之以威。或開之以情。或苦之以戮。雖作設權。異而必也。公平故使天下之人。生無所於德。死無所於怨。夫秉國建吏。持刑若此。可謂至官。至官之世。羣情和正。諸產咸宜。愛敬交深。上下條固。

以事試人于
古用人定訣
古人先事後
文故愈又愈
治今世先文
後事故未治
復亂

不可搖蕩有類一家苟違順凌逆安得動哉平王返
正既宅天邑務求賢良等聞一善憫豫連日左右侍
僕累言大臣有賢異者如是踰歲王曰余一人于德
不明務求賢異益恐山澤遺逸不舉豈樂聞善以自
閉塞哉廼者反媚僕臣累譽權任頗階左右意余孱
昧无能斷明徒唯共和依違浸長自賢敗德莫此爲
多不時匡遏就茲固黨於是棄左右近習三人於市
貶庶司尹長五人曰無令人臣附下周上持祿阿意
天下聞之稱爲齊明海南之西歸者七國至理之世

勝羨無好
企羨之心

輿服純素憲令寬簡禁網疎濶夫輿服純素則人不
勝羨憲令寬簡則俗無忌諱禁網疎濶則易避難犯
若人不勝羨則嗜欲希微而服役樂業矣俗無忌諱
則抑閉開舒而歡欣交通矣易避難犯則好惡分明
而貴德知恥矣夫服役樂業之謂順歡欣交通之謂
和貴德知恥之謂正浮墮之人不勝於順逆節之人
不勝於和姦邪之人不勝於正順和正三者理國之
宗也衰末之世輿服文巧憲令禳祈禁網頗僻夫輿
服文巧則流相炎慕憲令禳祈則俗多忌諱禁網頗

豈惟水旱惟
字宜作因字

僻則莫知所適。若流相炎慕。則人不患潔而恥樸貴
華矣。俗多忌諱。則情志不通。而上下膠戾矣。莫知所
適。則讒魍繁興。而衆不懼死矣。夫耻樸貴華之謂浮。
下膠戾之謂塞。衆不懼死之謂冒。真正之士。不官
於浮。公直之士。不官於塞。器能之士。不官於冒。浮塞
冒三者。亂國之梯也。荆君熊圉。問水旱理亂。亢倉子
曰。水旱由天。理亂由人。若人事和理。雖有水旱。無能
為害。堯湯是也。故周之秩官云。人強勝天。若人事壞
亂。縱無水旱。日益崩離。且桀紂之滅。豈惟水旱。荆君

引喻尖新冷
雋

北面遵循。稽首曰。天不棄不穀。及此言也。乃以弘壁
十朋為亢倉子壽。拜為亞尹。曰。庶吾國有瘳乎。亢倉
子不得已。中宿微服違之。他邦至理之世。山無偽隱。
市無邪利。朝無佞祿。國產問何由得人。俗醇樸。亢倉
子曰。政煩苛。則人姦偽。政省一。則人醇樸。夫人俗隨
國政之方圓。猶蠖屈之於葉也。食黃則身黃。食蒼則
身蒼。曰。何為則人富。亢倉子曰。賦歛以時。官上清約。
則人富。賦歛無節。官上奢縱。則人貧。勾粵之簞。鍤以
精金。鷲隼為之羽。以之楛箠。則其與槁樸也。無擇及

亢倉子

十一

夫蕩寇爭衝。觀武決勝。加之駭弩之上。則三百步之外。不立敵矣。蜚景之劍。威奪白日。氣盛紫蜺。以之割。獲則其與。剛刃也。無擇。及夫凶邪流毒。沸渭不靖。加之運掌之上。則千里之內。不畱行矣。夫材有分。而用有當。所貴善。因時而已耳。昔者明王聖帝。天下和平。萬物茂暢。羣性得極。善因時而勿擾者也。近古以來。天下姦邪者衆。正直者寡。輕薄趨利者多。敦方退靜者。蠶姦者。出言長於忠言。遂使天下之人。交相疑害。悲夫。作法貴於易避。而難犯。救弊貴於省事。而一

除去豪橫。則官人安。刑禁必行。則官人不敢務私利。而百姓富。史刑曰。青災肆赦。赦不欲數。赦數則惡者得計。平人生心。而賢良否塞矣。人有為賊害。官吏捕獲。因廣條引。誣陷貞良。濶遠牽率。冀推時序。卒蒙赦宥。遇賊害者。訖無所快。自毒而已。由是平人遞生點計。吏勞政酷。莫能鎮止。此由數赦之過也。夫人之所以惡。為無道不義者。為其有罰也。所以勉為有道。行義者。為其有賞也。今無道不義者。赦之。而有道行義者。被妒而不賞。欲人之就善也。不亦難乎。世有賢

暗結在勤明
二字上

主秀士肯察此論。人怨者非不接人也。神怒者非不事神也。巧佞甚人愈怨。淫祀盛神愈怒。

君道篇第四

官謂之自立
則非以我立
官矣。惑主多
官。此以已立
官之過也。生
惡得不害

始生之者天也。養成之者人也。能養天之所生而勿櫻之。謂之天子。天子之動也。以全天氣。故此官之所以自立也。立官者以全生也。今世之惑主多官而反以害生。則失所以為立官之本矣。艸鬱則為腐。樹鬱則為蠹。人鬱則為病。國鬱則百慝並起。危亂不禁。所謂國鬱者。主德不下。宣人欲不上達也。是故聖王貴

伏下制其情
三字

不敢放其情
愛便是制其
情。其情制便
是克已

忠臣正士為其敢直言而決鬱塞也。克已復禮。賢良自至。君耕后蠶。蒼生自化。由是言之。則賢良正可待。不可求。求得非賢也。蒼生正可化。不可刑。刑行非理也。堯舜有為人主之勤。無為人主之欲。故天下各得濟其欲。有為人主之位。無為人主之心。故天下各得肆其心。士有天下人愛之。而主不愛者。有主獨愛之。而天下人不愛者。用天下人愛者。則天下安。用主獨愛者。則天下危。人主安可以自放其愛憎哉。由是重天下者。當制其情。所謂天下者。謂其有萬物也。所謂

伏下誠明字

夫明必由誠
生誠者實理
也故復禮之
主始能誠明
非兩極也

邦國者謂其有人衆也。夫國以人爲本。人安則國安。故憂國之主務求理人之材。玉之所以難辨者。謂其有鑰石也。今夫以有怪石也。金之所以難辨者。謂其有鑰石也。今夫以隼翼而被之。鷄視不明者。正以爲隼。明者視之。乃鷄也。今夫小人多誦經籍方書。或學奇技通說。而被以青紫章服。使愚者聽而視之。正爲君子。明者聽而視之。乃小人也。故人主誠明。以言取人。理也。以才取人。理也。以行取人。理也。人主不明。以言取人。亂也。以才取人。亂也。以行取人。亂也。夫聖人之用人也。貴耳不

斷字卽是誠字

聞之功。目不見之功。口不可道之功。而百姓暢然自理矣。若人主貴耳聞之功。則天下之人運貨逐利。而市譽矣。貴目見之功。則天下之人恢形異藝。而爭進矣。貴可道之功。則天下之人習舌調吻。而飾辭矣。使天下之人市譽爭進。飾辭見達。則政敗矣。人主皆知鏡之明已也。而惡士之明已也。鏡之明已也。功細士之明已也。功大。知其細失。其大不知。類矣。於乎人主清心省事。人臣恭儉守職。太平立致矣。而世或難之。吾所不知也。若人主方寸之地。不明不斷。則天地之

心字卽是誠
字慮字卽是
明字

篇中六個自
字異用同源

此篇根上心
慮二字生來

宜四海之內。動植萬類。咸失其道矣。以耳目取人者。官多而政亂。以心慮取人者。官少而政清。是知循理之世。務求不可見不可聞之材。澆危之世。務取可聞可見之材。於乎。人主豈知哉。以耳目取人。人皆敷效。以買譽。以心慮取人。人皆靜正。以勤德。吏靜正以勤德。則不言而自化。吏勦效以買譽。則刑之而不畏。世主豈知哉。

臣道篇第五

夫國之將興也。朝廷百吏。或短或長。或醜或美。或怡

然三代以
上景象

然三代以
景象

或厲。或是或非。雖聽其言。觀其貌。有似不同。然察其志。徵其心。盡於爲國。所以剛許不怨。黜退不愕。議得其中。无違乎理。故天不忒其時。地不乏其利。人不亂其事。鬼神開贊。蠻夷柔同。保合太和。萬物化育。國之將亡也。朝廷百吏。姿貌多美。顏色諧和。詞氣華柔。動止詳潤。雖觀其貌。聽其言。有若歡洽。然察其志。徵其心。盡在競位。所以聞奇則怪。見異必愕。狙嫉相蒙。遂喪其道。故天告災時。地生反物。人作凶德。鬼神間禍。戎狄交侵。喪亂弘多。萬物不化。夫不傷貨財。不妒人

此篇文法至
此方喝出道

力不損官吏而功成政立。下阜百姓。上滋主德。如此者。忠賢之臣也。若費財煩人。危官苟效一時功利。規賞於主。不顧過後。貽災於國。如此者。姦臣也。至理之世。官得人不理之。世人得官。邾龍觀問事。君充倉子曰。既策名而臣人者。心莫若公。貌莫若和。言莫若正。公不欲露。和不欲雜。正不欲犯。古之清勤為國脩政。今之清勤為身修名。夫為國修政者。區處條別。動得其宜。合於大體。為身修名者。區處條別。致遠不通。拘於小節。是知心以道為主。抵事得其所。心以事為主。

字

有道之士不能自獻。故下一信字。有道之士不能自用。故結到君上。

抵物失其所。臣居上位不諫。下位不公。不合瞻其祿。君不嚴敬大臣。不彰信小臣。不合官其朝。有才者不必忠。忠者不必有才。臣不患不忠。適恐盡忠而主莫之信。不患不信。適恐信之而莫能事。事上等之人得其性。則天下理。中等之人得其性。則天下亂。明主用上等之人。當委以權宜。便事。肆其所為。用中等之人。則當程課其功。示以賞罰。

賢道篇第六

賢良所以屢求而不至。難進而易退者。非為愛身而

此篇文法又
先一句喝破

從上篇臣不
思不忠生來

急轉作伏

不死王事。適恐盡忠而主莫之信耳。自知有才識之
人。外恭謹而內無憂其於衆也。和正而不狎親之則
彌莊疎之則退去而不怨窮厄。則以命自寬榮達。則
以道自正。人有視其儀賢也。聽其聲賢也。徵神課識
或負所望。夫賢人其見用也。入則諷譽出則龔默。職
司勤辨。居室儉閑。其朱見用也。藏身於衆。藏識於目。
藏言於口。飽食安步。獨善其身。貞而不怨。智者不疑
事識者不疑。人有識之士。行危而色不可疎。言遜而
理不可拔。凡謂賢人不自稱賢。效在官政。功在事事。

太平之時。上士運其識。中士竭其耐。小人輸其力。齊
有楛子者。材可以振國。行可以獨立。事父母孝。謹鄉
黨恭。循念居貧無以爲養。施信義而遊者久之矣。所
如寡合。或爲乘時夸毗者所蚩。給於是負杖步足。問
乎亢倉子曰。吾聞至人忘情。黎人不事情。存情之曹。
務其教訓。而尊信義。吾乃今不知爲工。受不信爲信。
信而不見信爲信。爲勤慕義爲義。義而不自義爲義。
然則信義之士。當獨厄隨退。胡以取貴乎。時而教理
之所上也。亢倉子俯而循衽。仰而謔超。然而歌曰。時

應主莫之信
句

安衆明
萬化宰
亂不萌

之陽兮信義昌時之默兮信義伏陽與默昌與伏汨
吾無誰私兮羗忽不知其讀夫運正性以如適而物
莫之應者真不行也真且不行謂之道喪道喪之時
上士乃隱隱之爲義有可爲也莫可爲者也有可用
也莫可用者也祭公問賢材何從而致充倉子曰賢
正可待不可求材慎在求不慎無若天子靜大臣明
刑不避貴澤不隔下則賢人自至而求用矣賢人用
則四海之內明目而視清耳而聽坦心而無鬱矣天
自成地自寧萬物醇化鬼神不能靈故曰賢正可待

不可求若天子勤明大臣和理之求士也則恢弘方
大公直靖人之材至若天子苛察大臣躁急之求士
也則曲心巧應毀方破道之材至若天子疑忌大臣
巧隨之求士也則奇姓異名及媚怪術之材至若天
子自賢大臣固位之求士也則事文逐譽貪濁浮麗
之材至若天子依違大臣回佞之求士也則內忠外
僻情毒言和之材至故曰材慎在求不慎無昔者黃
帝得常仙封鴻鬼容丘商王得伊尹中興得甫申齊
桓得甯籍皆由數君體道邁仁布昭聖武思輯光明

七
合

一
八

寬厚昌正。而衆賢自至而求用。非爲簡核而得之也。祭公曰。夫子云。賢人不求而自至。亦有非賢不求而自至者乎。亢倉子曰。夫非賢不求而自至者。固衆矣。夫天下有道。則賢人不求而自至。天下無道。則非賢不求而自至。人主有道者寡。無道者衆。天下賢人少。不肖者多。是知非賢不求而自至者多矣。祭公曰。賢固濟天下。材亦能濟天下。俱濟天下。賢與材安取異。邪。亢倉子曰。窘乎哉。其問也。夫功成事畢。不殉封譽。恭退樸儉。之謂賢。功成事畢。榮在祿譽。光揚滿志之。

論
謂材。賢可以鎮國。材亦可以理國。所謂鎮者和寧。無爲人不知其力。所謂理者。勤率其事。人知所於德。一賢統衆材。則有餘。衆材度一賢。猶不足。如是賢材之殊域。有居山林而喧者。有在人俗而靜者。有誼而正者。有靜而邪者。凡視察其貌鄙俗。而能有賢者。萬不一。視察其貌端雅。而實小人者。十而九。夫不練其言。而知其文。不責其儀。而審其度。不采其譽。而知其善。不流其毀。而斷其實。可謂有識者也。

訓道篇第七

凡徵神課識一段

以靜明勤明作結

閔子騫問仲尼道之與孝相去奚若仲尼曰道者自然之妙用孝者人道之至德夫其包運天地發育萬物曲成萬類布丕性壽其功至實而不爲物府不爲事官無爲功尸捫求視聽莫得而有字之曰道用之於人字之曰孝孝者善事父母之名也夫善事父母敬順爲本意以承之順承顏色無所不至發一言舉一意不敢忘父母營一手措一足不敢忘父母事君不敢不忠朋友不敢不信臨下不敢不敬嚮善不敢不勤雖居獨室之中亦不敢懈其誠此之謂全孝也

至誠之至通乎神明光于四海有感必應善事父母之所致也昔者虞舜其大孝矣庶母惑父屢憎害之舜心益恭懼而無怨謀使浚井下土實之于時天休震動神明駿赫導穴而出奉養滋謹由是玄德茂盛爲天下君善事父母之所致也文王之爲太子也其大孝矣朝夕必至于寢門之外問寺人曰茲日安否何如曰安太子溫然喜色小不安節太子色憂滿容朝夕食上太子必視寒煖之節食下必知膳羞所進然後退寺人言疾太子肅冠而齋膳宰之饌必敬視

爲人之子者
那能个个得
舜與文王故
爲人父先須
善教其子也
教其子而不

之湯液之貢必親嘗之嘗饌善則太子亦能食嘗饌
寡太子亦不能飽以至於復初然後亦復初君后有
過怡聲以諷君后所愛雖小物必嚴龔是故孝成於
身道洽天下雅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言文王靜作
進退天必贊之故紂不能害夢啓之壽卜世三十卜
年七百天所命也善事父母之所致也閔子騫曰善
事父母之道既幸聞矣敢問教子之義仲尼曰凡三
王教子必視禮樂樂所以修內禮所以修外禮樂交
修則德容發輝于貌故能溫恭而文明夫爲人臣者

務以禮樂是
教猶不教也
故插入閔子
騫一問

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爲之況利其身以善其君乎是
故擇建忠良貞正之士爲之師傅欲其知父子君臣
長幼之道夫知爲人子然後可以爲人父知爲人臣
然後可以爲人君知事人然後能使人此三王教子
之義也閔子騫退而事之於家三年人無間於父母
昆弟之言交遊稱其信鄉黨稱其仁宗族稱其弟德
行之聲溢于天下此善事父母之所致也齊太子坐
清臺之上燕莊侯他高冠嚴色左帶玉具劔右帶環
珮左光照右右光照左太子讀書不視莊侯他問曰

世人第知以
明照人而不
知以明照已
以明照人者
是明流而忘
返也故能回

齊國有寶乎太子曰主信臣忠百姓戴上齊國之寶也莊侯他應聲解劍而去於乎人有偏蔽終身莫自知已矣賢者見之寬恕而不言小人暴愛而溢言親戚憐嫉而貳言人有偏蔽惡乎不自知哉是故君子檢身常若有過衣其衣食其食知其過而不克有以正之者君子恥之將欲有言識其必不能行者君子罕言當責衆人之惡者視已善乎哉當責衆人之邪者視已正乎哉此之謂返明翟西氏之子甚孝謹翟西憐其子而好妄與之言翟西辰出夕返則曰甲死

明照已者方
謂之返明也

矣其子信之既而甲在焉他夕則曰乙且害予其子伺將行仇既而不見惡端他夕則曰丁病矣其子覘之丁誠無恙舉此類也冒淹年序子固孝謹至於訓勒益不保承鄉國之人疾其咎口謀將殺之翟西聞而懼歸以告子子未甚信既而翟西見殺謂多言之人爲疎露亦有辭約而不密者謂輕佻之人爲不定亦有體閒而心躁者謂叢雜之人爲猥細亦有外潔而內濁者若類而引之不可殫載若非徹識安能洞詳時有不可不應事也者內靜而外動易動而難靜

不靜有外內
遭害則無外
內也

以善諫作東
原歸重爲人
臣子上來

時有不可不求事也者。內思而外待。待至而後樂。是故外靜而內動者。搖思而損性。奔走而逐利者。勞力而害名。人生於世。或有事不遂志。而宣言云。不遇時者。是無異負丹頸之罪。俟時行戮。豈不殆哉。其有博才通識。未見稱用者。正可云。時非不清。命未與耳。豈不蹉歟。長於諫者。務依存前人之性。而剪制其情之所由起。是以彼此開進。親敬股篤。不長於諫者。務攻前人之性。而闇於情之所來。是以彼此嫌貳。猜覺日積。兒童之所簡者。乃耆耄之所非。耳目之所娛者。乃

勝者用事。夫有以咽藥而死者。欲禁天下之醫。非也。有以槩舟而死者。欲禁天下之船。非也。有以用兵而喪其國者。欲禁天下之兵。非也。夫兵之不可廢。譬水火焉。善用之則爲福。不善用之則爲禍。是故怨咎不可偃於家。刑罰不可偃於國。征伐不可偃於天下。古之聖王。有義兵而無偃兵。兵誠義。以誅暴君。而振苦人人之悅也。若孝子之見慈親。餓隸之遇美食。號呼而走之。若強弩之射深谷也。勝負之決。勿徵於他。必反人情。人之情。欲生而惡死。欲榮而惡辱。死生榮辱

犬情由義生
義因情起故

之道一則三軍之士可使一心矣。凡軍欲其衆也。欲其一也。三軍一心則令可使無敵矣。古之至兵蓋重令也。故其令強者其敵弱。其令信者其敵誦。先勝之於此則勝之於彼。誠若此則敵胡足勝也。凡敵人之來也。以求利也。今來而得死。且以走爲利。敵皆以走爲利。則刃無所與接矣。此之謂至兵。傲虐姦詐之與義理反也。其勢不俱勝。不兩立。故義兵入於敵之境。則人知所庇矣。兵至於國邑之郊。不踐果稼。不穴丘墓。不殘積聚。不焚室屋。得人虜。屋而歸之。信與人

不帶人情之
者始稱義
兵

期以效敵資。以章好惡。以示逆順。若此而猶有懷狠凌宕不聽者。雖行武焉可也。先發聲出號令曰。兵之來也。以除人之讎。以順天之道。故剋其國。不屠其人。獨誅所誅而已矣。於是舉選秀士賢良而尊封之。求見孤疾長老而拯敬之。發府庫之財。散倉廩之穀。不私其物。曲加其禮。今有人於此。能生死人。一人則天下之人爭事之矣。義兵之生。一人亦多矣。人孰不悅。故義兵至。則鄰國之人歸之若流水。誅國之人望之如父母。行地滋遠。得人滋衆。辭未終。景土興稽首曰。

世主只知兵
殺人不知兵
生人知兵生
人則終日用
兵而未嘗用
兵

孤獲聞先生教言不覺氣盈宇宙志知所如也而心
 滋益龔於是步前稱觴為亢倉子壽拜居首列師位
 嚴于齋室又月涉旬辰加天關白晝行道

行弟子禮

